

隸

經

文

隸經文卷第三

甘泉江藩著

祧廟說

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爲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曰宗不在數中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太祖廟而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又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

室也世世不毀也舜歆既據穀梁傳以孝文孝武爲不毀之廟何以不言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也蓋歆引王制三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卽在其中不變文言言世室矣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室與大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歆說弗思甚矣惟朱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

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朱子言七廟迭毀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穆皆南向禘祫之祭則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朱子誤以禘祫主位爲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

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者以有太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

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嫄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太廟爲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在親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爲祧於義難通乃斷爲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旨爾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

謂之祧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屬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屬之外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屬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卽祧廟不得云違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爲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爲一祧是爲二祧安得有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藏於大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子孫廟也

藪說

藪者三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轂圍三尺三寸考工記所謂以其圍之防捐其藪也注消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藪讀爲蜂藪之藪謂空壺中也元謂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菑者也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衆輻之所趨也戴太史釋車轂空壺中以受軸謂之輓自注急就篇輻轂輶輶輶輶輶顏師古注輓者轂中之空受軸處也又曰輓謂之藪自注輓藪語之轉後人誤以爲三十幅所建非也輻菑所入謂之鑿不謂之藪鄭注合輻廣三寸半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則鑿亦深三寸半也其圍徑與藪



不合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  
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  
一尺九寸併之得三尺二寸大穿在內小穿在外則  
賢深九寸半軹深一尺九寸也轂中餘三寸半在賢  
軹之間其外乃置輻之處卽所謂衆輻所趨之藪也  
轂三尺二寸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賢圍一尺九寸  
二徑六寸四參分轂圍去一以爲藪圍藪圍一尺零  
六六六二徑三寸五分五五三小於賢徑轂徑一尺  
零六六六六二去藪徑三寸五分五二三餘七寸一  
分一一五中誦之三寸五分五五七五鑿深三寸半  
則藪圍五釐五七五之外置鑿其內受軸卽釋車所

謂受軸也藪在轂中其徑小於賢弱於軹如壺蘆之  
束要卽司農所謂空壺中也

軹說

記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鞮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鄭注鄭司農云軹專也又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賢大穿也軹小穿也輪人職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軹注元謂軹轂末也夏官大馭右祭兩軹注故書軹爲軹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軹謂兩鞮也或讀軹爲簪笄之笄戴太史東原釋車轂末小釭謂之軹云小釭者卽鄭注几大小穿皆謂金也蓋以轂末謂之軹軸末謂之鞮如上所引軹字皆當作軹說文無軹字讀爲簪笄之笄則作笄

字亦無不可。韉說文。𨔵字之重文。𨔵說文。車軸端也。軹車輪小穿也。後鄭以軹爲轂末。與前鄭不同。大馭謂軹爲韉。乃杜子春之言。康成皆不從其說。輿入職。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注軹。韉之植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此乃韉內之軹。非轂末之軹。然則軹有二。一爲韉內之軹。一爲小穿之軹。軸末則謂之韉。不得謂之軹也。

弱說

弱廣三寸半所以沒鑿蓄必更小於弱然後能入三寸半之鑿若蓄與鑿相等則不能入鑿矣記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承上文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也此又以近股之弱爲輻以沒鑿之處爲弱合言之輻也分言之輻也弱也康成曰弱蓄也者合言之蓄也分言之蓄也弱也

股骹說

輪人職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又日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輪人職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注鄭司農云股謂近轂者也骹謂近牙者也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合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也按漆者實七寸三分三三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并之始合牙圍尺一寸之數記又云椁其漆內而中誦之

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  
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  
二也鄭司農云椁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按轂長  
三尺二寸圍與長等因圍以求其徑實一尺零六六  
六二賈疏上經不漆者外內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  
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六尺四寸去轂徑一尺零  
六六六六二餘五尺三分三三三二中詘之輻長二  
尺六寸有奇入轂之蕃入牙之蚤不與焉又鄭注輻  
廣三寸半則輻廣三寸五分長二尺六寸有奇也記  
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賈疏假令輻除入轂之中  
其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按參分其輻之長而殺

其一者謂股圍也非骹圍也故下云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近轂骹近牙公彥以爲向牙誤矣輻長二尺六寸六分參分去一以爲股圍股圍一尺七寸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參分股圍去一以爲骹圍骹圍一尺一寸八五三二方徑二寸九分六三也記參分其骹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令輻廣三寸半輻乃總名分言之蕃也弱也股也骹也蚤也合言之輻也令輻廣三寸半者謂弱也弱者謂弱於股也太史所圖之輻弱股不分失之矣



# 較說

鄭康成周官考工記注較兩輪上出式者賈公彥疏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輪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輪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輪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云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以其前文式已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爲五尺五寸按左氏昭公十年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二尺而用之彼注云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

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彼注服虔注也故云服君後漢書輿服志天子五路建太常十有二旂九仞曳地注鄭衆曰太常九旗之畫日月者鄭元曰七尺爲仞天子之旗高六丈三尺又曰龍旗九旂七仞齊軫鳥旟七旂五仞齊較則七仞齊軫諸侯所建也五仞齊較大夫所建也服君左傳注斷三尺者斷旗之三尺也式崇三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君據禮緯言二尺之較者蓋言斷二尺之較也與禮制不合據賈君之說豈天子與卿士之較崇六尺歟豈倍

於三尺故言重較歟諸侯七仞四丈九尺也大夫五  
仞三丈五尺也所謂齊軫齊較皆言旗之下與軫較  
齊耳賈君之說雖未明晰與毛傳重較之說合戴太  
史釋車注曰左右兩較望之而重故衛風曰猗重較  
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因詩辭傳會爾非禮制也竊  
謂毛傳必有所據其制不傳耳未可漫云傳會也說  
文解字無較字當作較較車騎上曲銅也李善文選  
注徐堅初學記引說文騎作騎銅作鈎又說文解字  
輓車耳反出也崔豹古今注車耳重較重耳晉文公  
名取此爲義應劭漢書注車轡爲輓以簞爲之或用  
革所以屏蔽塵泥也又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

塵泥也則車耳反出謂之輒重耳謂之重輒矣雖重耳之制無明文可證然亦毛傳之一證也總之舊說不傳學者於此闕疑焉可也

軌轡軫說

說文軌車軾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軌周禮作前侯侯俗本誤爲疾邢昺論語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叔重作軌者所見本異也軻人職軌前十尺前鄭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軻軻卽說文範字省竹耳說文軻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軻旣祭軻轆於牲而行爲範軻詩曰取羝以軻範範軻也从車范省聲讀與犯同轆車所踐也夏官大馭及犯軻讀與犯同故作犯注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旣祭之以車轆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又詩家說曰將出祖道

犯輓之祭也說與說文同則所謂輓者乃封土爲山也康成訓輓爲法謂輿下三面之材騎式之所樹持車正也卽所謂任正也戴太史曰鄭以騎式之所樹三面材爲輓又以輓爲任正者如其說宜記於輿人今輓人爲之殆非也詩毛傳陰掩輓也由輓以上爲輓鄭箋輓在式前垂輓上渡深水者必濡陰輓釋名陰蔭也橫側車前以蔭答也答卽輪字輪說文車轄間橫木對說文車橫輪也周禮曰參分輓圍去一以爲輓圍輓康成曰式之植者衡者也則對之在式猶輓之在騎一衡二植外掩以版版卽輓也故毛傳曰掩釋名曰陰戴云累呼之曰揜輓如約轂革直曰輓

累呼之曰約軼又云斡衡軸皆任木任正者斡也衡  
任者軸也衡也此先發其意下文乃舉其制記中文  
體若是多矣輿下之材合而成方通名軫故曰軫之  
方也以象地也鄭注專以輿後橫木爲軫以轎式之  
所樹三面材爲軌非也此說最爲明晰下云五分其  
軾間以其一爲之軸圍軸長出轂末而以軾間爲度  
軾間六尺六寸則可知輿之左右前後木合成方形  
者謂之軾矣白虎奏議王者仰卽觀天俯卽察地爲  
輿教之道若但在車之前後則軾不方其所謂象地  
者安在哉記加軾與轆焉康成曰軾輿也輿方象地  
故云軾輿也是康成亦以左右前後木爲軾記云六

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軾輿後橫者也蓋前軾在式下左右軾在轎下獨後軾全體在外易於比例舉一以知三耳記又云車軾四尺謂之一等注軾輿後橫木戴云康成以軾爲輿後橫木者失其傳也太史之說殆未深攷歟



軸說

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四分賢徑六寸四去金厚一寸則四寸四分矣軹徑四寸二分六六二去金厚一寸則二寸二分六六二矣藪徑三寸五分五一二今軸徑四寸四分可以入四寸四分之賢斷不能入二寸二分有奇之軹所謂軸圍者蓋入賢九寸半之軸也其入藪三寸半之徑必小於入賢之徑其入軹一尺九寸之徑必更小於入藪之徑故補注曰軸之兩端入轂中稍削之是也至兩轂內之軸卽任輿之六尺六寸則又爲方徑置軹矣故補注曰軸橫輿下以任輿卽所謂衡任者是也軸總名也分言之衡

任也。轄也。兩轂內六尺六寸，衡任六尺六寸，總計軸之長一丈三尺二寸。康成曰：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六尺四寸，并之一丈三尺也。此言成數於下云。秀減軌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几丈一尺六寸者，則又減承輿與軌內之一尺四寸耳。

軌後說

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踵圍七寸六分八方  
徑一寸九分二當免之方徑三寸六分踵圍小於當  
免之圍一寸八分八康成曰踵後承軫者也以此推  
之輿底板當在軫一寸二分八釐之上軫下出一寸  
二分八釐必上屈一寸二分以承後軫而朝入輿四  
尺四寸當前軫之處亦必刻爲匕形以承前軫下出  
之一寸二分八釐其形如戈戟之胡卽記胡三之之  
胡也若不刻爲胡形以承前軫則輿必前仰後底大  
扞不安矣是以禮謂之前侯亦謂之胡也叔重所引  
周禮之立當前軌者卽侯胡也然則軌有二一爲揜

板一爲侯胡也揜陰之軌从車凡聲侯胡之軌从車  
范省聲所謂祭軌則兼輶者其此之謂歟戴太史釋  
車輶出軌前穹而上者謂之胡穹而上者乃撓曲之  
象非侯胡之謂也

相說

詩毛傳箱大車之箱也箱相古字通賈公彥曰較謂車輿兩相今人謂之平鬲也言兩輪謂車相兩旁豎之者二者既別而云較兩輪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於輪上二木相附據此則較在軫上如軹之在輪所謂相者豈揜版與太史所圖之較與輪無異釋車又曰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賈公彥車人疏牝服謂車較卽今人謂之平鬲皆有孔內輪子於其中而又向下服故謂之牝服也輪卽轆字說文轆楯間子也楯闌檻也賈君所謂平鬲者若今窗櫺然矣蓋較似闌檻相似窗櫺賈君之說是也尙書

大傳未命爲士車不得有飛輪注如今窗車也左傳  
陽貨載蔥靈蔥靈窗櫛音之轉古今字也據此古時  
士乘役車不得爲窗櫛也太史所圖其役車之制歟

膚寸說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何邵公注側手爲膚案指爲寸鄭君注禮皆本傳文儀禮鄉射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賈公彥疏曰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謂布四指一指一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謂刊四寸也禮記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釋鄭君注義膚通作扶訓爲鋪也考說文解字膚乃籀文臚字本訓爲皮引申爲臚列之義鋪四指

者臚四指也。膚與扶以音同而通也。訓爲鋪者音同而義亦同矣。何注側手爲膚側手覆手也。玉藻君不覆手不敢殮謂側覆其手以循咄邊污著之穀粒也。蓋以手接物不覆手則不能按。故曰按指爲寸。言按指者足成上文爾。凡度物之廣覆手鋪四指則知廣之數矣。如室中五扶二尺也。堂上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九扶三尺六寸也。度物之長以手之四指握其物則知長之數矣。如箭籌尺有握以四指握其本則知本爲四寸。通計其長則一尺四寸也。禮宗廟之牛角四寸。是以王制云宗廟之牛角握也。四指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然人之小指必小於三指不能



及寸所謂四寸者約其大分言之耳

# 握素說

儀禮鄉射記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杜佑通典引此文作刊本一云膚蓋素一名膚今注疏本奪云字耳記又云楚朴長如筈刊本注刊其可持處禮記投壺算長尺二寸注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也孔賈二疏皆不言握素之義後儒習禮經者亦置而不論竊謂射禮之箭籌卽投壺之算皆計獲之籌也籌與朴皆刊本其形如矢故曰如筈筈矢之幹也籌朴之制與矢同第無鏃羽耳是以鄭君投壺注訓籌爲矢也投壺曰矢以柘若棘毋去皮注取其堅且重也

據此則所謂素者於握處四寸去其皮取其光澤故謂之素說文解字曰素白緻縉也从系叒取其澤也是籌朴之制於本之四寸刊去其皮使滑澤不觸手所以刊本一名握素又名膚者則指四寸言之矣素亦訓爲本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惟詳察其素體兮李善注方言曰素本也是竹木之本皆可謂之素與鳥之羽白如素縉其形下叒故素从系叒也方言縉訓本也郭璞注今以鳥羽本爲縉義取之此

六甲五龍說

說文解字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段丈懋堂注六甲者漢書日有六甲是也五龍者五行也水經注引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迹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五行神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注曰五龍五行之龍也許謂戊字之形像六甲五行相拘絞也戊字五畫有五龍之形而無六甲之象豈可謂象六甲邪且戊字象形之義何以必取五龍又何以必言六甲邪段丈求其說而不得乃引水經注鬼谷子漫衍支離通可以已也予謂天數五地數五自甲至戊其數五居十之中漢書律歷志五六者天

地之中合故曰戊中宮也以天幹加地支爲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天幹數十地支數十二天幹之五行皆二身分陰陽如甲爲陽木乙爲陰木是巳地支五行金木水火皆二身惟土有四身辰戌丑未是巳蓋土分王於四季辰春之季月也未夏之季月也戌秋之季月也丑冬之季月也辰屬春與蒼龍合德所以辰之禽星爲龍也五龍者五辰也六甲之中惟甲午旬無辰是旬有六甲六甲之中惟有五辰辰爲龍故曰六甲五龍也漢書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同此例也無子之無古人謂之虛今人謂之空矣天幹中

央戊己龍之象不屬之己而屬之戊何哉六甲甲子爲旬首甲子旬有戊辰六甲中無己辰此龍之象不屬己而屬戊者職是故與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六甲之義雖童子能言之自劉向校定之古五子十八篇亡而世之經生文學有皓首而不能通其說者矣

居喪不文說

近日士大夫居喪不爲詩文謂之居喪不文以爲知禮殊不知禮經之言不文者非此之謂也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非臣下也鄭康成注言不文者謂喪事辨所不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指士民也蓋天子諸侯卿大夫居喪不言不言國事耳天子諸侯之喪禮有百官有司在卿大夫有家臣在不言而喪事行無失禮之愆至士民之喪事則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飾其辭爾喪大記所謂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也旣夕禮非喪事不言鄭康成注不忘所以

爲親若杖而起者不言喪事是爲忘其親乎然三年不言者亦非三年之中絕無一言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雜記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天子諸侯大夫士卒哭受服之後斬衰之喪唯而對矣齊衰之喪對而言矣喪大記所謂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也古人言喪事而不文飾其言豈謂詩文哉今人之詩文含宮咀商與古之樂章無異古人小功尙不及樂況父母之喪邪居喪不爲詩文非言不



文乃曲禮所謂居喪不言樂也余曾見一士大夫在  
斬衰之時作詩一卷名曰銜恤吟徧送弔者其罪何  
異於宰我之請期喪原壤之歌狸首乎不學無術之  
人不但不知居喪不言樂且不知世俗所謂居喪不  
文之說矣

練經文卷第三

隸經文卷第四

甘泉江藩著

釋止

詩草蟲亦既見止傳止辭也與小雅采薇作止同義  
說文解字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此从止爲  
會義止與此音相近亦可通作止所以段丈懋堂云  
釋詁已此也互相發明於物爲止之處於文爲止之  
詞是也亦通作些些乃些之僞體爾雅些此也釋文  
曰郭音些玉篇廣韻些此也可證些爲些之正體楚  
辭招魂句末用些字與此止同義爾又可通作斯斯  
些爾雅皆訓爲此斯又通作思詩漢廣不可求思是

已又可通作只只說文語已詞也釋詁訓已爲此是  
此亦可訓爲已也楚辭句末用只字者音義皆與些  
通也以此推之如茲噉斯思此些止只等字凡聲音  
相近者皆訓爲辭而可以假借矣惟只爲已詞而些  
則有咨嗟之意招魂不用只而用些者哀些之詞也

釋車制尺寸

輪人牙記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輪牙圍尺一寸記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注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參分牙圍而漆其二者徑一以開三也密法漆者七寸三分三三三一二不漆者三寸六分六六六併之得牙圍尺一寸注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

轂記椁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注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分寸之二也漆內六尺四寸者賈

公彥疏上經不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減二寸故漆內有六尺四寸也藩謂轂長三尺二寸圍三尺二寸圍徑一尺零六六六六二

數記以其圍之防捐其數注扣除防三分之一也元謂此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藩謂數圍一尺零六分六六六五圍徑三寸五分五五五五

賢軹記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十八似誤矣藩謂賢圍二尺五寸六徑八寸五分三一却物圍一尺二寸八分徑四寸二分六二注又云大穿寬五五分轂長去二去二則得六

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令大小穿金厚  
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  
二寸十五分寸之四藩謂令大小穿之令今本作今  
誤戴君辨之見考工記圖賢圍一尺九寸二徑六寸  
四去金厚一寸上下各二寸則賢徑四寸四分軛圍  
徑四寸二分六二去金上下二寸則二寸二分六六  
二也記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注轂  
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  
一尺九寸藩謂併之三尺二寸也

鑿記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鄭注令輻廣三寸半  
則鑿深亦三寸半也

弱記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弱沒鑿之處廣三寸半  
股散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  
之濂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散圍股圍一尺七寸  
七八方徑四寸四分四五散圍一尺一寸八分五三  
三徑二寸九分六三三

繩記參分寸之二繩出隆三分有奇

達常記圍三寸注圍三寸徑二寸也

程記程圍倍之六寸注圍六寸徑二寸記部長二尺  
程長倍之四尺者程卽杠也注杠長八尺加達常二  
尺則蓋高一丈立乘

部記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長二尺注廣謂



徑也部厚一寸記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注  
枚一分

弓鑿記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  
有半下直二枚鑿一枚戴君曰鑿上下合六分並鑿  
空四分共一寸也補注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  
分內縱二分橫一分下直者對上迤爲言鑿下外內  
同四分鑿下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

弓記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  
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注輿廣六尺六寸兩轂并  
六尺四旁減軹內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丈一尺六寸  
也賈疏旁減軹內七寸者七寸以承輿故旁減軹內

七寸蓋謂六尺六寸之輿先減輿內七寸餘五尺九寸又以并兩轂六尺四寸得一丈二尺再減輒內七寸總得丈一尺六寸也注又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六尺倍之得丈二尺也并部廣六寸丈二尺六寸也注六尺之弓者近部二尺四尺爲字曲

股蚤記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分也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藩謂鑿廣四枚一分并之寸六分也股徑五分三三一蚤圍一寸零六六九徑三分五五六一

尊記參弓長以其一爲之尊注尊高也六尺之弓上

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  
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藩謂尊卽近  
部二尺也二尺爲句四尺爲弦弦自乘得弦實丈六  
尺句自乘得句實四尺以句實除弦實餘丈二尺爲  
股實所謂股十二也開方除之股長三尺四寸六分  
所謂面長三尺幾半也

與人輪輪崇六尺六寸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  
參如一謂之參稱車車廣六尺六寸

衡衡長六尺六寸高八尺七寸衡頸之間七寸

隧記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兵車之隧四尺四寸  
式記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兵車之

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

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六六二二在後二尺九寸

三分三

二四 記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廣車廣也式高三

尺三寸

較記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較崇二尺二寸注兵車  
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較崇二尺二寸式崇三尺三  
寸并之五尺五寸卽輿之崇也

軫記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兵車之軾圍尺一  
寸因圍以求方徑徑二寸七分五

式記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注兵車之式圍七寸  
三分寸之一藩謂式圍七寸三分三三三三方徑一  
寸八分三三三一

較記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注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藩謂圍四寸八分八八方徑一寸二分二二二

軛記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軛圍注兵車之軛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藩謂圍三寸二分五九二五方徑八分一四八一二五

鞞記參分軛圍去一以爲鞞圍注兵車之鞞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藩謂圍二寸一分七二八三方徑五分七六一

駟人駟記國馬之駟深四尺有七寸注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軛崇二尺

有三加軫與鞮七寸又并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記田馬之軻深四尺注田車軻崇三尺一寸半并此軻深而七尺一寸半今田馬七尺衡頸之間亦七寸則軫與鞮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記駑馬之軻深三尺有三寸注輪軻與軫鞮大小之減率寸半也則駑馬之車軻崇三尺加軫與鞮四寸又并此軻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間亦七寸

策記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半之五尺也鄭注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寸爲句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尺爲弦自乘得弦實四丈九尺四尺七寸爲句自乘

得句實二丈零九寸以句除弦得二丈八尺一寸爲  
股實開方除之得方五尺三寸馬高八尺不容馬故  
云股則短矣

任正記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輈  
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  
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藩謂并十尺與四尺四寸爲  
輈之長是輈長丈四尺四寸矣十分之一尺四寸四  
分則任正之圍一尺四寸四分也圓徑四寸八分

衡任記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注衡任者  
謂兩輈之間也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  
一藩謂五分其長者衡長六尺六寸五分寸之取其一

爲衡任之圍也圍一尺三寸二分方徑三寸三分

軸記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注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藩謂軾間六尺六寸也軸圍亦一尺三寸二分圍徑四寸四分

當兔記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注軾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與任正者相應藩謂圍亦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

頸記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注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藩謂頸圍九寸六分圍徑三寸二分

踵記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注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十一藩謂圍七寸六分八方徑一寸九分





釋由

說文解字已部𠄎木生條也从已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𠄎枿案說文無由字而从由聲之字不下數十或謂當作𠄎蓋因中尊之𠄎有由聲也然𠄎與由字形不同𠄎之不可爲由顯然矣艮庭先生欲盡改說文从由聲之字爲从𠄎省聲段丈楸堂云若欲改爲𠄎省聲則𠄎从由聲又何說也余謂此言是也蓋許書奪由字耳阮賜卿問曰如先生之言由爲說文奪字而由字於六書之義安在乎荅曰此甲字之倒文同倒子爲𠄎之例象形也易解卦彖傳曰百果草木皆甲寔禮月令其日甲乙鄭注時萬物孚甲因以爲

日名甲孚甲也字象草木枝條出地之形其字當作  
𠂇上一象出地之枝條下𠂇象根窠之孚皮也草木  
枝條皆以自出所以由訓爲從爲自矣問曰於文何  
證曰漢書三統麻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  
弗於卯振美於辰巳盛於巳罅布於午昧夔於未申  
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  
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楹於戊理已於己欽  
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以孳訓子以  
紐訓丑以引訓寅以冒訓卯此同義同音互爲訓也  
豈獨於甲而不然耶文當作出𠂇於甲由之合音爲  
調調轉爲鹵鹵轉爲臬臬轉爲洽洽轉爲甲

此乃由  
入聲轉

平非由平聲轉入也

合韻有遠近之別此爲遠合卽古所謂類

隔也若作出甲於甲則無所謂互訓於例亦自相抵  
牾矣問曰出甲於甲不符互訓之例然申堅於申又  
何說乎曰申堅於申乃神堅於申之壞字說文申神  
也與示部神字訓天神引出萬物同義比類會通又  
何疑於甲非由字之誤哉問曰由誤於甲旣聞命矣  
然甲隸作甲篆作𠄎何以說文由字不作𠄎而作由  
耶曰今有漢瓦當文上畫二鹿下篆書甲天下三字  
可知漢時篆書已有甲字𠄎可爲甲則𠄎可爲由矣  
或者許書作𠄎後人改爲由抑或許書本有甲字亦  
未可知也

原名

天造草昧萬物無名黃帝正名百物以明命

祭法使民

衣服有章

鄭注

是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

孔疏

夫名者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教訓正俗非  
名不備分爭辨訟非名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  
名不定正其名則辨上下定民志而天下治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而  
天下亂名命也

許氏說文

天以四德與人名之曰性生之

荀子正名篇

凡民雖

有恆性然民者瞑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瞑之爲言冥也

毛詩箋

冥冥無知詩正義

其生之性似目目臥幽而瞑待覺而

見

深察名號

古聖王起而率其所以然之性而教養之名

之曰禮畫經界使之樹藝名之曰井田則共財

祭法矣

設庠序使之絃誦名之曰學宮則明倫矣覺民之瞑

而天下後世治所以黃帝之壽極之三百年也後王

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

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正名篇

刑名從商墨家

者流也墨翟著書作辨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

其學以正形名

晉書魯勝傳

施龍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爲

非

楊倞荀子注

創爲馬非馬指非指堅白石臧三牙之說

以亂形名古之法家用名以明罰飭法爲大理之首

章深察名號

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

欲以致治

漢書藝文志

難矣哉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

之加於萬物者從諸夏之成俗曲期儒家者流也孔

子作春秋必先正名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

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爲名號之大義

也有散名有凡號

深察名號

號名之大者也何謂散名形

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

與事物無所隱其理凡有三科一日命物之名方圓

黑白是也二日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日況謂

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尹文子

何謂凡號祭祀之號祠祔

嘗烝田獵之號苗蒐狩獮是也號莫大於深察王號

之大意有五科自科方科臣科責科在科合此五科  
以一謂之王王者皇也方也匡也黃也往也是故王  
意不普大皇則道不正直而方不能正直而方則德  
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  
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無  
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君之號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  
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原也權也溫也羣也是  
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  
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  
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



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真則黜黜者還

昭昭耳

深察名號

正名號乾坤定貴賤位於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稱名不越而天下治矣真者誠也所以成已而成物也春秋辭術合內外之道也名不正則譏

之貶之國氏人名字子

公羊疏

書爵書官爵從周也筆

則筆削則削使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而後世治矣黜黜爲冥冥無知之民教以覺之禮以節之節文威儀三千三百

荀子注

文名從禮也牖民於禮法之中而

民無不善矣發志爲言發言爲名

大戴記  
四代篇

故成舊俗

方言委曲期會物名

荀子  
注

如定穀實之名則知所以

已飢也定草木之名則民知所以已疾也不夭札而

登上壽矣名之時義大矣哉及簠者爲之則苟鉤鉞

析亂而已

漢書藝  
文志

嗟乎後世名法合爲一科先王制

禮之原不以名教而以名刑爲酷吏騰說奸胥舞文

殺盜賊非殺人

莊子

之姦言起而求治安烏可得乎後

王欲成名者慎之哉

公羊先師考

西京大儒傳習淵原史記漢書儒林傳序之纂詳嗣後序錄家亦無異論惟公羊傳則後人有胡毋生董仲舒爲公羊高五傳弟子之說大謬不然矣其說本之戴宏徐彥疏引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徐彥又曰胡毋生本雖以公羊經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其言不可信也太史公親見仲舒故曰吾聞之董生其作儒林傳不言子都仲舒之師爲何人蓋不可得而聞矣若子都仲舒爲壽之

弟子太史公豈有不知者哉卽班書儒林傳亦不言  
子都仲舒之師爲壽第云胡毋生與董仲舒同業仲  
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而已同業者同治公  
羊之學未嘗云以經傳授董子也陸元朗經典釋文  
序錄亦無是說也戴宏解疑論本之圖讖乃無稽之  
談而隋書經籍志公羊疏玉海皆引以爲說不信經  
史而信圖讖何哉公羊之學興於漢初最著者爲胡  
毋生董子子都歸老於齊齊之言春秋者不顯董子  
之弟子遂之者衆故其說大行於世如蘭陵褚大東  
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通顯至大官嬴公授  
東海孟卿及魯睦宏宏授嚴彭祖顏安樂由是公羊

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洽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貢禹亦事嬴公而成於眭孟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及疏廣廣事孟卿以授琅邪筦路路及冥都又事顏安樂授大司農孫寶釋文序錄之說如此是前漢時嚴顏之學盛行皆仲舒之學也胡毋生之弟子惟公孫宏一人餘無聞焉爰及東京多治嚴氏春秋見於范書儒林傳者則有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六人治顏氏春秋者惟張君夏一人張氏兼說嚴氏冥氏冥後漢書誤作宜亦非專治顏氏之學者至於李育雖習公羊然不知其爲嚴氏

之學歟顏氏之學歟何休之師則博士羊弼也傳稱  
休與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則休之  
學出於李育無所謂嚴氏顏氏矣其爲解詁依胡毋  
生條例自言多得其正至於嚴顏之學則謂之時加  
釀嘲辭又日甚可閔笑然則休之學出於育育之學  
本之子都矣今之公羊乃齊之公羊非趙之公羊也  
董子書散佚已久傳於世者僅存殘闕之繁露而其  
說往往與休說不合繁露之言二端十指亦與條例  
之三科九旨迥異仲舒推五行災異之說漢書五行  
志備載焉休之解詁不用董子之說取京房之占其  
不師仲舒可知矣則其所稱先師者爲胡毋生李育

之徒非仲舒彭祖安樂也是董子之學盛行於前漢  
寢微於後漢至晉時其學絕矣若夫晉之劉兆王接  
父子絕無師法合三傳而別一尊不特非胡毋生董  
子之學并非公羊高之學也

徐心仲論語疏證序

敘曰論語疏證者江都徐君心仲之所著也論語者班固云孔子應荅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齊人所傳謂之齊論魯人所傳謂之魯論出孔子壁中者謂之論語古至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釋善而從著張侯論最後行於漢代東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立於學官餘家寢微由是齊魯二家之說合而爲一莫能考其孰爲齊孰爲魯矣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今不傳度其



書當如儀禮周禮注明古文今文故書之例亦注齊論作某字魯論作某字論語古作某字也何晏集解篇章既用魯論語二十篇之次第又採鄭說則晏所注之本乃鄭氏學其書正始中盛行於世由是張侯論寢微而齊魯古三家之說合而爲一又不能考其孰爲齊魯孰爲論語古矣嗟乎士處千百年之下安能汲寢微之古義於千百年之上哉自不得不以集解爲主矣疏者以聲音訓故疏明經文如鄭樵所云釋人所不釋者不釋人所釋者何晏集諸家之說義多二創互有得失證者或解訓詁以引申其說或援據他書以證其說之不安此疏證之所爲作也且邢

曷正義晚出於世雖間引李充諸人之說然疏於六書失於考訂如鄉黨之執圭旣引頰聘之圭璋復雜以天子命圭之文先進於顏淵死據王肅僞作之家語疑伯魚死在顏淵後無學無識殆古所謂俗儒歟皇侃義疏其書久亡今得自足利又屬贗鼎則自蜀譙周以下東西兩晉諸儒之說又絕至於有宋一代竊漢儒仁義禮智之緒餘創爲道學性理之空談其去經旨彌遠明季專尙制義囿於見聞第乞靈於新安幾不知世有平叔更無論矣我

國家

龍興一百五十二年

崇尚實學

培養人才治古學工文章者炳焉與兩漢同風然多治大經而不治小經若閻若璩四書釋地之作江慎修鄉黨圖考之書一則隨筆漫書一則專詳制度而博綜羣籍專攻全經者則未之有此又疏證之不可不作也乾隆六十年藩駐揚州與徐君親善講習經義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出其書屬藩敘之因述論語源委以釋其著書之意如此昔張侯論出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今當移贈徐君矣

書夏小正後

夏小正大戴記之一篇也宋傅崧卿朱子金履祥皆肆小正至

國朝則有崑圃王氏東原戴氏秋帆畢氏吳軒孔氏皆能挾奧旨通隱義而於篇名小正之義反忽焉說者有曰緹縞傳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緹乃物之微者記動植之微物著名於經爲小正之通例於此發其凡予以本文核之殊不然也其記時有雷雷聞百里聲之大者也俊風俊大也風之大者也霖雨兩三日爲霖雨之大者也記星曰鞠曰參曰斗曰昴曰南門曰大火曰辰星之大者也辰繫於日漢案戶

天象之大者也記動物曰鴈曰鴻曰鷹禽之大者也  
曰俊羔曰馬曰熊羆豹貉曰豺曰麋鹿獸之大者也  
曰鮪曰鱣魚之大者也記植物曰桐曰桑木之大者  
也記典章曰用暘曰萬用入學曰綏多士女曰祈麥  
曰始蠶曰王狩禮樂之大者也小正一篇天象典禮  
草木蟲魚鳥獸無所不書焉得云但記動植之微者  
乎竊謂小說文解字曰從八一見而分之八訓爲別  
則小字微訓之外又兼分別二義蓋見天象及動植  
之物應於時者以十二月分別記之也著見也故曰  
以小著名也是小正之小當訓爲分爲別不訓爲微  
矣此乃一己之曲說質之禮家未識以爲然否

書阮雲臺尙書性命古訓後

宋儒性命之學自謂直接孔孟心原然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實本李翱復性書以虛無爲指歸乃佛氏之圓覺不援墨而自入於墨矣其謂反求之六經者不式古訓獨騁知識亦我用我法而已與陸子靜六經爲我注脚之言何以異乎蓋性有五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陽之施也情有六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哀在下樂在上陰之化也聖人恐陰之疑於陽也制禮樂以節之召誥曰節性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已孝經說曰

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也至於三科之壽命遭命  
隨命亦稟於天者務仁立義毋滔天以絕命是謂知  
命之君子此皆七十子之微言大義古聖賢性命之  
說不外是矣後人不求之節性復禮而求之空有云  
復其性復其初卽法秀時時勤拂拭免使受塵埃偈  
語之義是不知此義在彼法中已爲下乘今竊其說  
而津津乎有味言之豈不謬哉雲臺尙書述聖經古  
訓以詘之使千古沉霾之精義一旦軒露可謂功不  
在禹下讀是書者勿以躁心乘之勿以舊說汨之盡  
心以求其蘊存性以致其用大可以探禮樂之原致  
治平之要小可以進德居業樂行憂違矣

荅程在仁書

昨接手書因有事入城不暇荅荅惶悚之至承問居喪稱棘人之說藩以爲不然檜風素冠詩箋云喪禮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禮廢不能行也蓋時人不能終喪練祭之後卽服吉服詩人之意若曰庶幾得見冠練冠之人以刺當時不能盡禮之人也苟有能盡禮之人則其人必急於哀戚而形貌變變然腴瘠矣正義曰棘急也情急哀戚其人必腴此棘人之義也居喪至十二月之後而能哀戚以至形容腴瘠可謂孝子矣今自稱棘人儼然以孝自居可乎不可乎況世俗之訃書門狀皆稱不肖旣稱不肖



矣忽然又稱孝子豈不自相矛盾邪灌諱居倚廬之時稱斬衰或稱在苦既葬之後稱受服期而小祥則稱練大祥則稱縞中月而禫則稱禫然古人居喪本無稱謂但世風日下至於今日何能事事復古哉妄爲此說庶幾不悖於禮經亦可挽世俗相沿之陋習質之足下以爲然否

與伊墨卿太守書

藩在江寧驚悉尊甫歸道山之信抵舍見訃有稽顙  
拜拜稽顙之文藩作弔人署見門狀亦然心竊疑之  
及讀閣下所刊陰靜夫先生遺文始知稽顙拜拜稽  
顙之說出於陰先生蓋謂邱瓊山創立訃書妄用泣  
血於是用檀弓拜而後稽顙稽顙而後拜之文去泣  
血二字定爲稽顙拜藩謂稽顙拜用之於世俗之謝  
帖則可用之於訃書門狀則不可何以明之居喪之  
拜有二一荅賓拜一荅問賜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  
后稽顙頹乎其順也鄭君康成注此殷之喪拜頹順  
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稽顙而后拜頹乎其至也鄭注

此周之喪拜也。頌至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蓋賓來弔則先拜而后稽顙殷禮也。周禮則先稽顙而后拜。士喪禮所謂有賓則拜之是也。若非來弔之賓但稽顙而已。此荅賓拜也。至於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者。孔穎達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爲其後則當拜。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然則重耳之不拜。乃禮文之變。非禮之常經矣。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此荅問賜之拜也。今之謝帖是荅賓拜也。至於出訃書門狀。

之時既無弔問之賓又無賜與之事何拜之有芻蕘  
之論呈之閣下乞恕冒昧之罪幸甚

節甫字說

藩弱冠時受易漢學於元和通儒良庭徵君始知六日七分消息升降之變互卦爻辰納甲之說迄今三十年矣藩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嘉慶十五年符大衍之日十辰十二星二十八之數先儒云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因創爲大衍四象之法以作八卦卦劫之術協假年之文乃擇元日合辰啟櫝出筮而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尙辭尙變尙占尙象得失吉凶知來藏往惟爾有神受命如嚮得坎之節本漢儒之義而爲之說曰坎之初爻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坎中小坎也則五十年爲重坎之象入窞

坎之內所以身處蓬戶辱在泥塗如蛇之蟠於淖獸  
之困於檻矣處重險之中思動而出險見異物而遷  
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然不免於飢寒且  
動輒得咎幾蹈於阽危是欲被文繡食梁齒肥反不  
若衣裋褐啜菽飲水之爲得也變而之節節止也今  
而後其出坎而知所止乎節之爻辭曰不出戶庭无  
咎泰三之五泰坤爲戶初應四四互艮艮爲庭卦體  
自二至四又互震震爲出得位應四故无咎象曰不  
出戶庭知通塞也坎爲通二變坤坤土爲塞當位宜  
守坤塞不中正不可求坎通止之象也子曰亂之所  
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君子知通塞之有時戒慎密以自惕可以无咎矣繫辭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自茲以往知悔而善補過不可纖介不正而使悔吝爲賊焉嗟乎今世之人舉孝廉策科甲紫其綬而丹其轂者豈盡瞻知之人哉亦時之通塞而已通則可爲塞則不可爲知塞而爲不可爲不知止也揚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知言哉此揚子之所以守元而不尚白也藩竊比揚子之元守先師所傳之經爲章句之徒抱一藝以終老於家可謂居而安樂而玩者夫因自號節甫泊如也

隸經文卷第四



隸經文四卷甘泉江鄭堂先生撰先生受學於元和  
惠氏博綜羣經尤深漢詁凡單辭奧義皆能旁推交  
通以得其說無膠執讖緯之弊有翼輔馬鄭之功近  
日通儒舍先生其誰哉蘭辱先生交厚且服膺是書  
乃與曾君勉士校而刻之兩月而功畢初先生著漢  
學師承記八卷於

國朝經學淵源靡不綜貫而阮儀徵公又欲萃  
國朝經說條繫之爲

大清經解一書以屬先生先生今年六十有一矣矍  
鑠健飯揆諸申公伏生之年正未有艾蘭將企踵以  
望其成也道光元年九月嘉應吳蘭修跋

續隸經文

甘泉江藩著

顧命康王之誥辨

天子之禮與大夫士不同禮經殘缺其詳不可得聞矣惟顧命報告之儀文具見于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兩漢儒者深究禮經不爲異說卽王肅之徒亦不敢任意倍經至宋時乃有蘇軾者不習禮儀不明古義妄謂之失禮於是俗儒訾議之說紛如聚訟焉其說有五一謂世子當在內養疾不當遠處南門之外艮庭先生曰世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如鄭君注无逸云武丁時爲太子爲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是

則太子亦有時奉君命而出者惟是康王之奉使經  
未有明文爾僞孔傳以爲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  
之尊故出于路寢門外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案王  
崩而太子遂居翼室爲喪主未嘗不尊何必出之故  
逆之乃成其尊乎且路寢門外正朝所在羣臣當有  
在焉虎賁守王宮大喪則守王門蓋在其外逆者自  
內而出迎豈容自外操戈而入內乎經所謂南門非  
路寢門也經言逆于南門之外其逆之遠近無文蓋  
世子出使而反自遠而漸近逆者自南門趨之旣接  
見遂衛之而入自南門南門蓋外朝之外門所謂臬  
門也安得以爲路寢門乎且據上文王命羣臣時世

子實不在左右僞孔曲說非也先生不闢宋元以後諸人之說但駁僞孔而諸人之狂喙亦息矣六一謂顧命狄設黼展綴衣以下乃踰年卽位之事此顧君炎武因蘇軾注而爲調人之說也良庭先生駁之曰天子七月而葬葬則有諡成王以四月崩踰年則葬而再闋月矣何下文猶稱新陟王乎且先王之顧命不宜遲之踰年而後傳于嗣王丁卯命作冊度必不踰年而始傳顧命矣推顧氏之意以陳設華美非初喪所宜故有是說曾不思周禮天府職有大喪陳寶器之文典路職有大喪出路之文乎則周公之制固然也顧氏豈不信周禮爲周公作乎不然何疑乎此篇

耶藩謂仍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也仍几陳寶出路皆  
爲死者而設非謂生者也一謂若非踰年卽位則康  
王當稱子不當稱王公羊文九年傳曰天子三年然  
後稱王白虎通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踰年稱  
公矣子謂天子諸侯未卽位皆稱子故顧命篇曰眇  
眇子末小子康王之誥曰無遺鞠子羞此稱子之明  
證稱子者未卽位自稱子謙辭也若臣下則緣不可  
一日無君之義仍稱王矣且不敢以王之謙辭直稱  
之也故康王之誥曰今王敬之哉至於王麻冕黼裳  
御王冊命王再拜興王三宿王答拜等辭乃史臣于  
王卽位之後追記之辭耳卽在未卽位之前亦豈敢

以王自稱之謙辭直書于冊耶不特此也顧命曰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者此必成王之命命太保逆康王故稱名加子字于上者明天子未卽位當稱子也康王之誥惟予一人釗報誥此爲報誥之儀文不自稱子者對庶邦侯甸男衛隱然尸天子位故變文稱子一人不稱朕者尸位之謙辭若踰年卽位則稱朕矣稱名者在喪稱名猶之夫在喪稱子也孔子作春秋書名之例蓋本諸此篇是則康王實未卽位未敢當王稱後人不能悉心熟讀本文乃大肆厥詞何哉一謂禮喪三年不祭以祭爲非禮顧命曰諸侯出廟門俟良庭先生曰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在

神之故謂之廟或問曰僖八年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以正禮當殯于廟又僖三十二年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者若殯于廟則出自殯宮出自廟門乃不以廟門爲宗廟之門而云實出畢門何也答曰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則周之不殯于廟禮有明文矣此經上文明言畢門之內畢門卽路門也則殯在路寢明矣雜記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鄭注云廟所殯宮是亦謂殯所爲廟與此經云廟門同誼若左傳不殯于廟則弗致者鄭君以爲春秋變周之文从殷之質故不同也其晉文公殯于曲沃則是衰世大國不

遵周制者不可據以爲正案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未通其說鄭君答曰葬乃朝廟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爾不得難經然則此言廟門自是畢門安得據春秋時事以相難乎藩謂經文乙丑王崩以下無殯于廟之事所謂三茵三祭三坵卽在西堂匱前如士喪禮之奠而已何嘗祭于廟哉一謂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爲非禮當以喪服受顧命引曾子問孔子曰將冠子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



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又引左傳鄭子皮如晉以幣行  
事謂康王不當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  
此此蘇軾之言也蓋以康王成服之後易嘉服受顧  
命見諸侯爲失禮夫康王受天命爲天子承文武之  
大業受陟王之付託若不易吉服以受命見庶邦侯  
甸男衛以報誥是爲不敬天不尊祖矣易吉之制乃  
喪禮中之吉禮也考周禮冕服九章次八曰黼禮器  
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康王麻冕黼裳降服諸侯之服  
以明居喪變吉當服次八之章也卿士邦君服蛾裳  
鄭君注蛾謂色元也太保太史太宗服彤裳彤裳纁  
裳也九章之服皆有文蛾裳無文故但言色禮士元

衣纁裳亦無衫故但言纁也蛾裳纁裳皆無文是周制此二服特爲顧命及踰年卽位而制也蛾裳無文可證然太保等降服士服則卿士邦君之服又降太保太史太宗一等矣且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行事服袞冕矣何有于黼裳乎軾云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是不知顧命時召公尙在也召公親見武周定禮召公賢臣敢悖經國之憲章哉又引曾子問云云此乃大夫士之禮不可以上通于天子至左傳子皮如晉事爲諸侯朝聘之禮亦非天子之禮也善乎朱子之言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

朔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斯言可謂通儒之論矣或謂不當引僞古文以爲證然以今之古文爲僞發端於朱子朱子豈不知之是說乃答潘時舉之問偶不記憶姑舉此以答之耳況僞書亦有所本非臆說也惟是蔡沈不承師學妄引蘇軾之注以誣康王召公則沈不獨爲朱子之罪人且爲聖門之罪人矣公羊桓元年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何注卽者就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此言踰年

卽位之禮易吉服以謁宗廟然後見羣臣事畢反服受服非顧命報誥之禮也於此可知天子卽位之禮亦下同于諸侯矣是天子三年喪中易吉服之禮有三越紼行事一也顧命報誥二也卽位先謁宗廟見羣臣三也因論顧命之制附識于此

尙書今古文辨

書有今文古文僞古文 國朝諸儒辯之詳矣惟今  
古文之別及今文古文二家之異與同其辯論則有  
未盡者予以已意斷之而爲之說焉當秦燔書濟南  
伏生收拾燼餘得書二十八篇漢興作大傳以教于  
齊魯之間生爲秦博士隸書始于秦時生以隸書書  
之今文者隸書也漢書藝文志魯恭王壞孔子宅欲  
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  
也古文者篆書也所謂古今文者乃篆隸之別經文  
無異同也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  
之蓋安國不能盡識古文奇字乃以伏生隸書經文

對讀古文而知某字爲某字是可知今古文之經文無異同矣安國上古文遭巫蠱事未及施行臧于秘府名中古文中秘所臧故曰中也伏生一傳而爲夏侯都尉及始昌勝建勝爲大夏侯學建爲小夏侯學又一傳爲歐陽和伯和伯受倪寬寬授和伯之子及高地餘政爲歐陽氏學伏生之書一再傳而分爲三家師說已有不同而經文亦復互異於是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自向校定之後今古文合而爲一不知孰爲古文孰爲今文矣而近日儒生辯某句爲今文某句爲古文何所據而云然哉西京赤眉亂後秘府典籍無存杜林于西州得叅書

古文尙書一卷所謂棗書者如蘭臺棗書之類卽中  
古文非古文之外別有棗書古文也第其書爲安國  
之本歟抑爲更生校定之本歟不可考矣古今文二  
家之說見於五經異義諸書者是無疑義然亦不能  
確鑿言之也竊謂伏生之說乃七十子之散言大義  
其原必出于齊之棘下生與古文家說當無異辭史  
記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是時課弟子惟用  
今文則安國先通今文後得古文以今文字讀之則  
其說亦本棘下生與伏生不甚相遠而今文家之倪  
寬又受業于安國則寬之弟子門人所謂歐陽氏學  
者未必盡今文家說也夏侯勝傳勝從子建自師事

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說  
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  
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  
敵據此則大夏侯之學謹守師承而小夏侯之學失  
其師法其學不但合今古文爲一且雜以諸儒之說  
矣今文之學惟大傳僅存千百之什一如今文之大  
小夏侯歐陽氏古文之膠東庸生清河胡常諸儒之  
說皆亡後漢初杜伯山得棗書授衛宏徐巡於是宏  
作訓旨蓋豫作雜記則今所傳賈嶽父子馬融鄭康  
成盧植之說皆本杜林豈盡出于安國乎後漢書盧  
植傳云少與康成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作尙書章



句是馬鄭盧三家之說或取今文及夏侯歐陽之說  
或取古文及都尉朝倪寬諸儒之說爲一家之學其  
書不傳其文散見於羣籍者又安能辯其此爲古文  
家此爲今文家乎近日儒生斷斷然辯之曰此今文  
家說此古文家說又何所據而云然哉若夫杜林逸  
書則諸儒但習句讀不爲解義然安國所上之書雖  
不爲訓詁其授都尉朝諸弟子者必述棘下生之說  
而著之竹帛焉意者漢時今文立于學官置博士弟  
子員傳習者多古文不列于學傳習者少至漢末而  
孔氏之書亡矣故馬融書序云絕無師說而鄭君因  
無師說亦不作注也至晉永嘉之亂今古文皆亡惟

字鄭注所以梅噴敢上僞書若古文尙在噴亦不能  
作僞而南朝士大夫亦不信其說矣今古文二家之  
學小夏侯合古文及諸儒之說已非今文之舊至馬  
鄭之學又合二漢諸家之說今古雜糅烏能條分縷  
析耶

書書叙後

書叙百篇今所傳者僞孔本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叙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是叙爲

孔子所著矣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此雖緯書之說然先儒亦取之且張霸僞造百兩篇篇數與百二篇同在霸時緯學不顯而霸不爲百篇而爲百二篇是必本先儒之說以作僞其不出於緯明矣竊謂書實百二篇名百篇者舉成數也今古文皆出棘下生伏書無叙生年老遺忘耳考漢

書律厯志引三統厯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豐刑孔穎達書正義引此文策下有書字據此則畢命豐刑乃同日命作是書有豐刑一篇劉歆親見古文故引此以正厯也康成鄭君注畢命叙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叙相應非也蓋康成所有逸書內又亡畢命一篇時人以冊命霍侯事爲畢命是以鄭君辯之曰與此叙不相應非也然則畢命之外有冊命霍侯一篇矣今書叙缺豐刑及冊命霍侯之文所以止有百篇爾百篇之外益以豐刑冊命霍侯二篇適符百二篇之數是書實百二篇

也

原命解

尙書叙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僞孔傳原臣名  
原命伊陟二篇皆亡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告伊  
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大戊  
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原是  
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罔  
命畢命也案今之書序乃僞孔本與史記不同殷本  
紀曰伊陟贊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大  
戊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子長  
所記之文孔安國古文說也魏晉時王肅造僞說爲  
尙書注以攻康成皇甫謐作帝王世記用僞說以攻

子長所以僞古文叙說刪去作太戊一句而以伊陟原命爲二篇以合百篇之數良庭先生駁之曰據史記言伊陟讓作原命則伊陟非書篇名此特原命一篇之叙爾漢書司馬子長嘗從安國問古文尙書故史記所載尙書多古文說然則子長必親見原命篇文矣云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必依此篇經文爲說則可知無伊陟篇目矣蓋俗儒誤闕太戊一篇因增伊陟之目以足百篇之數先生之說可謂確不可易矣又曰贊伊陟者命伊陟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原之言再也馬融以爲原臣名也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豈其

然乎是說竊以爲不然馬融注見史記集解原臣名者生號也記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正義云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爲人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諡周道也自殷以爲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尙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蓋伊陟相太戊贊巫咸治王家能原禹湯之道俾天下乂安弗敢以陟爲臣而呼其名乃易陟爲原生以原爲號死以原爲諡古人名號無別名卽號也堯名也舜名也以此推之禹湯皆



名矣周禮冢人詔其號註謂諡號蓋周以前尙質不  
曰諡曰號白虎通曰翼善傳聖諡曰堯仁聖盛明諡  
曰舜是堯舜又爲諡矣卽孔疏所謂因上世之生號  
陳之爲死諡是也以此推之則禹湯亦諡矣馬融以  
原爲臣名卽此誼也其說必本諸伏孔似未可以意  
說非之先生謂諡法作于周公而翼善傳聖諡曰堯  
仁聖盛明諡曰舜諡法解無此文又僞孔傳亦以原  
爲臣名遂不信生以爲名死以爲諡之誼故訓原爲  
再矣然班固謂堯舜爲諡今逸周書無此文安知非  
缺文耶或孟堅別有所據亦未可知也且書之說命  
畢命微子之命罔命皆以名爲篇名以再命名篇無

此例也先生之學疏通知遠遠紹孔鄭固無可議此  
乃千慮之一失耳

用然後郊解

春秋桓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何邵公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解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牲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傳文或曰用然後郊句注文旣晦疏解

亦略讀者難通今爲之解曰九月郊失禮也故曰用  
不宜用也又引或曰一說者申明前說惟當在日上  
不當在日下爲異義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  
者魯之郊必先有事於泮宮郊之前一日存后稷之  
神於泮宮也存神者求神也如廟祭之祝祭于祊是  
已詩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郊特  
牲曰索祭祝于祊索求也索祭者求神之祭也郊大  
事也求神小事也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  
從乃免牲猶三望傳曰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  
而望祭也卜郊不從乃免牲不爲失禮旣不郊矣則  
三望之祭亦可已也此譏小不譏大九月郊大悖禮

矣求神亦悖禮矣故曰言用小大盡譏之又曰知郊  
不得譏小也傳文若日用者不特用九月辛丑爲悖  
禮卽辛丑前一日用求神之禮亦悖矣然後者承前  
一日之轉詞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  
日下者夕牲告牲卽求神也書召誥用牲于郊牛二  
帝牛稷牛也宣三年公羊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  
吉則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  
是視此二牛卽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也求神  
之牛牛人職之求牛鄭司農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  
也又充人展牲則告牲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今  
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者

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  
告備近之所謂告充者告牲牲之充備肥腠故屬充  
人也尙書微子竊神祇之義牲牲周禮犬人疏引鄭  
注曰義純也牲體完具說文牲牛純色蓋牲有純誼  
單言牲可兼純毛體完二誼言義牲則分兩解矣郊  
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蓋士禮舉尾以告備郊禘  
之禮則用毛血以告牲矣此用求牛存神以帝稷二  
牛之毛血告充於郊宮爾後漢書明堂五郊宗廟太  
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故徐疏云古  
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也後漢書注郊儀先郊  
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衆官悉至壇東就位太

祝吏牽牲入到榜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膺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此鄭君所謂若今夕牲也漢時制禮皆用古制而酌定之所以鄭何二君每舉漢法以況之矣古禮告牲于郊宮漢制告牲于壇爲不同耳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者或曰一說謂夕牲在郊之前一日而用字大小盡譏之經文當作用辛丑郊用在日上則大小盡譏之例明用在日下則疑于譏大不譏小矣是以疏云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也古傳注之難讀如此讀者烏可以躁心乘之哉